

## 藝術家的眼淚

葉虹靈

親愛的藝術家，當我看到你因為在景美人權園區的作品「牆外」，遭到施明德先生的妻子陳嘉君破壞而落淚。這個畫面好像似曾相識。

然後我想起來，是去年我在綠島參觀展覽，牆上展示一張政治犯之子寫給牢中父親的卡片。結果有位受難者，拿起筆在卡片上寫下他對主角的不滿。當場我只希望那張卡片並非原件，不解為何他要用這種方式宣洩不滿。

現在我可能有點懂了，並開始感受到遲來的愠怒。藝術家先生，你知道嗎？奧許維茲博物館也收集藝術品，但僅限當年集中營內納粹與囚犯的創作，或倖存者在戰後完成的作品。因為在這種歷史景點，要展現的是特定時空下的園區面貌，讓後人盡可能瞭解還原現場，而非訴諸抽象、普遍、脫離脈絡的創作語彙，來宣揚某些無人反對的正確價值。

所以，我想請問將「藝文創作」引進園區的文建會，在長年政治禁忌與社會冷漠下，我們連歷史真相都不瞭解，該叫藝術家以何史觀來創作，而能療癒、超越、昇華歷史傷痕？又是何種專業素養，同意讓藝術家為了創作「住進汪希苓囚房幾天」，彷彿那是間體驗旅館？又是何等歷史認知，讓國內唯一保存完整的白色恐怖場址，將有限經費分散在藝文展示、勞工展覽與座談會談八八風災與新移民，而不是用來搶救將凋零的口述史與收集文物？

親愛的藝術家，我想請求你，別對破壞作品的人生氣。創作自由的招牌非常有力，我們也難以反對譴責暴力的呼聲。但請想想，除了少數名人，受難者鮮有機會說出他們的故事。巨變使他與家屬被社會隔絕，對他們人生與性格造成的衝擊，豈非創作者與關心人性細微複雜者，都該盡力去理解與尊重的？

所以，藝術家，請擦乾眼淚。有批學生從去年開始舉辦與政治犯面對面的活動。我誠摯地邀請你與前輩同行，走訪囚禁他們青春的牢籠，感受無聲淚水的力量，希望可為你的牆打開另一扇窗。（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秘書，本文於 2009/12/14 刊登於自由時報言論版）